

# 卫斯理

原振侠科幻系列

19

神  
艳

爱  
巫



# 目 录

爱神 ..... (1)

巫艳 ..... (145)

# 爱 神

## 自 序

《爱神》又是一个和印支半岛难民有关的故事，和《奇缘》的故事背景相同，但又不同。难民在海上的遭遇成为衬托，衬托的自然是一个爱情故事，而且在故事之中，出现了一位奇幻莫测爱神。

印支半岛居民的大逃亡，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大惨剧之一，其中有撷取不完的故事可供写作之用，但《爱神》的故事集中在几个人物身上，并无意反映整个大时代的悲剧，只想写几个人物的遭遇和他们的感情——包括了原振侠和黄绢在内。

看完了整个故事，你一定会说：“没有写完！”

是的，故事恰是告一段落，没有完，没有完的故事会在《寻找爱神》中继续下去，如果《寻找爱神》也还只是告一段落，可能还会在《爱神之谜》中继续下去，那是不久将来的事——虽然是不久的将来，总是将来，将来的事难以逆料，不宜多言。

爱神存在吗？若是存在，也会久留在相爱的人之间，还是像原振侠、黄绢都在问的那样，只留一瞬，随即飘然远去？

谁能解答这个问题呢？

倪匡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香港

## 一、山虎上校

尽管世界上时时刻刻都有热恋中的男女聚集相拥在一起，可是象他和她那样，在这样的环境中相拥着，却十分罕见。

一男一女拥抱的姿势可以有多少种？只怕没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而他和她这时相拥抱的姿势，却堪称怪异他们的身体蜷屈着，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一处地方不是紧贴着的。自然，一来是由于他们的心中愿意把对方紧拥在自己的怀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处身的环境非令他们如此紧密相贴不可。

因为他们正在一个十分狭窄的空间之中。

那小小的空间，即使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会觉得挤逼，所以，虽然她娇小纤弱，两个人加在一起，也就挤满了那个小小的空间，他们不仅可以感到对方的呼吸，也可以感到对方的心跳，甚至可以感到对方的心意——因为他们是这样的贴近。

那小小的空间是什么所在呢？说得好听一点，可以说是一艘船上的一个舱。但那当然不是正式的船舱，只不过是这艘旧式的炮艇，在制造的过程中，忽然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在机房人口处的门旁，于是，再加上一道门，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空间。

在旧炮艇下水之后的创造性岁月之中，这个小空间被用来作过多少用途，自然难以查考，可是可以肯定的是，有一男一女，挤进来紧紧相拥，还是才开始的事。

旧炮艇全长一百四十尺，最高时速六十海里，在残旧的艇身上，还可以看出它原来的编号，它本来隶属于美国海军，在越南战争中交给南越政府使用，后来因为种种因素，被当作废物处理，由一个废铁购入，准备拆卸，作废铁处理。这个拆船了在越南的现港。

这种事，在整个越南战争时期，尤其是在越战的后期，发生得很多，废铁了所收购到的“废物”之中，甚至有几乎是崭新的坦克车——美国国防部的科学家精心设计的新型坦克，还没有上战场，就由某个急需买礼给情妇的南越将军或是某个急需归还赌债的南越士兵卖给了废铁了。这种情形，普遍得说起来，甚至不会有人感到丝毫惊讶。

可是这艘旧炮艇却有所不同，当一个叫阿贵的拆卸工人发现炮艇不但在航行方面绝无问题，而且，八门中口径大炮不但完好，弹药舱中且有大量储备炮弹，甚至雷达系统也完善如新之际，就决定了它要成为无数腥风血雨惨事的主角。

阿贵十分精明，他知道这样的一艘炮艇价值极高，比废铁的价格可能要高上一千倍，于是他把自己的发现秘而不宣，开始积极地为这艘炮艇去寻找买主。

那时，正在越战的后期，南超各地所显示出来的畸形繁荣，全是典型的末日之前的疯狂。在西贡、在嘉定、在堤岸、在现港，各种各样的冒险家满街满巷都是，都在赌自己的命运，想在末日来临之前，好好捞上一笔——至于就算有了一屋子黄金，末日来临之后怎么再生存下去，是一些人所绝不考虑的。

这种末日的心态，象是一种瘟疫，传染了每一个人，而没有人去思索一下究竟。

阿贵满怀高兴，在街上走着，走向一个市集。他知道那个市集上，几乎什么物品都有人买、有人卖，自然，所谓“几乎什么物品”，自然也有一个一定的范围，范围是：军用物资，美国制造。

反正美军已经正式撤退了，美国制造的军用物资流落到了市集之中，这不是必然现象吗？

现港距离前线近，又是一个大海港，又不是首都，自然而然，成了用物资的盗卖和走私的中心。”

在港口附近的一带，仓库林立，高大的密集的建筑物之间的

通道，十分错综复杂，就象是迷宫一样，那一带，就是私货贩子聚集的地方。

阿贵并不心急，他走进了那一区，先在一些正在交易的人群旁，听着买卖双方大声、公开地讨论着军火行情，例如 M 十六的自动步枪，“行情”又看涨了一成之类。

然后，他来到了一座仓库之前，仓库门口有几个横眉怒目的大汉守着。

真正的大买卖，是在仓库的建筑物中进行的，自然也只有大势力的人才能占据一座仓库来进行买卖。

阿贵来到了仓库门口，他有过几次小买卖的经验，知道这座仓库由一个当过海军军官的人主持，大家都叫这个大亨级的人物做山虎上校。

所以，当他走近，看守仓库的大汉大声呼喝之际，阿贵并不胆怯，昂着头：“我要见山虎上校，有一件好东西，想让他看看。”

阿贵的愿望很快实现，他被带到了山虎上校的面前。

山虎上校个子高大壮硕，左颊上有一道相当大的疤，使得他看起来就象是凶神恶煞一样。

这个人在以后的故事发展中占相当地位，所以要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山虎上校的行为，正如同他的外形，他是一个典型的凶神，其残忍和不择手段之处，简直绝不是正常人所能想象的，他的名字自然也不是他真正的名字。

他在海军中，是不是真的官阶上校，全然无可查考，但他既然自称上校，也绝没有什么人敢表示怀疑，因为就算不怕他永不离身的那柄轻机铳，也得怕他腰际的那柄巨型军用手枪，不然，还得怕他靴子上插着的那柄锋利无匹的匕首——据说，匕首的刃口上淬有剧毒，见血封喉。

这些都不怕，也得怕他那粗大的拳头——他曾表演过他拳头的力量，一拳把一个人的头骨打碎得叫那个人看来象一

个外星人，不再象是地球上的生物，而他就从那人的手中夺过了这座仓库。

而对付普通人，他甚至根本不必扬拳，只要瞪一下他那只充满了凶煞之光的眼睛，也就足以令人战栗！

而对阿贵这样的人物来说，山虎上校根本没有抬眼看他，光是那两条充满了杀气的浓眉，已令得他有遗体生凉的感觉了。

山虎上校是一个真正的凶悍无比的钢铁巨人，他不但精通各种技击，而且枪法如神，曾有在五十公尺之外，连射五十发子弹，在靶板上只射出五十厘米小圆孔的神射纪录。

他与生俱来，就令得在他身边的人感到害怕和畏惧，他是人中之兽，兽中之王！

不但如此，他还有十分缜密灵敏的间脑，不仅高出一般人许多，甚至高出华盛顿的那班决策人，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当驻越美军完全撤出南越之后，就是整个南越成为历史之始。

他早已为自己准备了泰国的护照——完全依照全法途径取得，只不过花下若干代价，他也为即将来临的巨劫，自己不但可以置身事外，反而可以有大大的好处而定下了几个计划。

所以，当他听了阿贵的叙述之后，他感到了一阵兴奋。这时，他正坐在一张巨大的沙发上，有一个越法混血儿缠在他的身上，只看到她的一头长发，披在裸露的背上。他一手握着一瓶一上佳的洋酒，连看也未曾向阿贵看一眼。

然后，他轻轻伸手一拨，在他身上的那女人，象是纸扎的一样，滚跌了开去，他站了起来。山虎上校一站了起来，阿贵和他虽然有点距离，但仍不由自主，一连后退了几步，那自然是由于山虎上校体型实在太魁梧慑人之故。

阿贵并不算是矮个子，可是山虎上校足足比他高了两个头，天气相当热，山虎上校只穿了一件背心，手臂露出外面，手臂上盘虬的肌肉，只叫人联想起猛虎的威武。

阿贵连退了两步之后，忍不住向他身边正在挣扎起身的那个几乎是裸体的女人瞟了一眼，然后，山虎上校的一下闷哼声，令得他的视线立时收了回来。望住了自己的脚尖。

山虎上校只说了一句话：“带我去看！”

山虎上校的话是无可抗拒的，阿贵鼓足了勇气，才能发出声音来：“是！”

当他们一起向外走去——事实上是山虎上校魁梧之极的身子在前，阿贵不由自主缩起了身子在后一时，山虎上校一连串叫出了好些人的名字，于是，离开仓库的约莫有七八个人。

阿贵小心翼翼地打量了那些人几眼，他知道，那些人全是山虎上校的手下，由此可知，山虎上校对他所说的那艘炮艇十分有兴趣。这令得他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惴惴不安。

高兴的是，可以卖一个好价钱，不安的是，他自度绝无能力和山虎上校讨价还价，要是山虎上校出的价钱太低，他也只好接受。

当山虎上校带着他的手下走出仓库之际，外面的喧闹一下子变得寂静，静得十分不正常，所有的人都紧盯着那一行人，神情极度紧张，象绷紧了的弓弦，每一个人都在等着有恐怖的意外事件的发生。

这种紧张，要在山虎上校的背影转过了屋角之后，才松弛下来。然后，是一阵窃窃的私议声。

上校出动了，一定会有什么大事情发生，那几乎是一定的。

到了废铁厂，经过了残旧的、堆满了废铁的工场——说来也许是很难令人相信，但事实却是，生了锈的废铁，会散发出一种十分难闻的气息，一种令人作呕的接近死亡的气息，阿贵是闻惯了这种味道的，山虎上校却不免皱了皱眉头，那使他看来更加凶恶。

废铁厂中十分静，工厂事实上早已停工，主人早已离开，一



些值钱的设备也已被盗卖一空，阔大的厂地，是附近青年人聚集游荡的去处，有几个瘦弱的中年人，就在康铁塔后面，瞪大了眼睛看着山虎上校，心中全然无法明白，人怎么可以杜健到这种程度！

在常到废铁厂的青年人中，有一个叫林文义。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

他本来也是一个很普通的青年人，至少在他二十三岁之前，二十三年的岁月都极其平淡，几乎没有一种事是值得提出来送上几句的。

可是，偶然的一刹那所发生的事，却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或许，他的命运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没有人知道，反正，自那天之后，林文义主成了这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所以，也要尽可能详细地把他以前的事说上一遍。

他实在十分平凡，所以也要不了多少字句。他出生在一个困苦的华侨家庭，教育程度只是初中，没有人知道他的性格如何、才能怎样，因为完全没有人注意他，也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让他表现才能。

他外形普通，个子相当高，本来体型并不强健，但是自十八岁那年进了废铁厂当工人之后，体力劳动使他的身体壮健。他和一般工人不同的是，他很爱看书。和所有爱看书的人一样，也很爱幻想，不过他从来也未曾对任何人提及过他的幻想，至多有时在没有人的时候，喃喃自语一番。他非但不是一个勇敢的人，甚至还可以说是十分胆怯。在过了二十岁之后，无可避免地，他对异性充满了好奇，而在世纪末情调之下，要找一，个临时的异性伴侣，是再也容易不过的事，可是他不论人们如何调低他，他就始终提不起这个勇气去结识异性，甚至有过在女人怀中挣扎逃走的笑话。

在康铁厂停工之后他少得可怜的积蓄也几乎用光了，前途

茫茫，一筹莫展，终日无所事事，大部分时间就逗留在那艘炮艇上。

炮艇上有着相当舒适的房舱，可是他最喜爱的藏身之所，却是那个小空间，他躲在那个空间中，屈起双腿，双手抱膝，把门关得只剩下——道缝。

他这样坐着，胡思乱想，消磨着无可奈何的时间，几乎已成为习惯了。

这一天，他照样在那个空间中用不变的姿势坐着，在他眼前，是一道窄窄的光线，四周围的一切全是那么寂静，他正在想，时局看来愈来愈差，自己是不是要离开这里，到西贡去和家人会合，然后再作打算呢？他父母兄弟全在西贡，还有一些少年时的朋友，可是，就算到了西贡，下一步又怎么样呢？

当一个青年人在这样的处境之中，想到了这样的问题之际，心头的那咱茫然无依之感，实在十分苍凉。

就在林文义心情茫然不知所措之际，他听到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了过来。

他自然可以知道，有不少人登上了这艘炮艇。他连动也没有动一下、因为他并不以为那和他会有什么关系。

（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认为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事，会发展到大有关系，连美军之介入越战也是那样的，最初只不过是几十个顾问，发展到后来超过五十万大军的投入，在开始时，谁想得到？）

在那门缝之中，林文义可以看到一行人经过，经过了他存身的那个小空间。林文义知道，那行人是走到机舱中去了。

接着，他又听到了一阵机器发动的声音，声音在开始时听来，象是有点生涩，但随即变得十分顺熟，他还听到了一两下象是虎吼一样的欢呼声

然后，脚步声散向各个方向，又聚拢来，林文义并没有留意

时间，大约是半小时到一小时吧，聚拢来的脚步声，就在那小空间门外的船舷上停止。

于是，他听到了一个他熟悉的声音，他一听就认出，那是一个老资格工人阿贵的声音。阿贵的声音听来有点怯生生：“上校，你看怎么样？”

而接下来的那一阵宏亮威猛的轰笑声，却令得林文义着实吓了一跳！

的确那是人的笑声，可是听起来，也和猛兽的吼叫没有什么分别。

林文义好奇心起，想看看能发出这种笑声来的人是什么样人，于是，他轻轻把门推开了一点，使他可以看到外面所发生的事。

他的确看到了外面发生的事，但是在事后，他却宁愿自己的眼睛瞎掉，而不要有这样的不幸，看到了如此可怕的事！

他首先看到，阿贵一副诚惶忧恐的样子，站在一个身形高大之极、脸上有有着九疤、象巨灵凶神一样的人的面前，抬头看着，眼光却又不肯停留在对方的脸上，所以眼珠在不住滴溜溜地打转。

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山虎上校——在现港，两岁增的孩子就认识这个凶神。

林文义的心中也多少有一点快意，因为阿贵这个越南人乎时刻薄使坏，不是一个好东西，平时的时候，双眼也照样有着凶狠的光芒，自然和现在大不相同，不知道是为什么会撞在山虎上校手里的？林文义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

阿贾用谄媚的声音在问：“上校，你看，这值多少？”

山虎上校发出轰笑声，反手在阿贵的胸前拍了两下，他只是轻轻的拍着，阿贵已不由自主缩起了身子，山虎上校开了口：“好，真好！太好了！”

阿贵再问：“值不少吧？”

山虎上校笑了起来，当他笑的时候，他看来也是那样狞恶，他道：“嗯，值很多多少！”

阿贵满怀希望地凑过身子去，想听清楚究竟值多少，而也就在这时，山虎上校的一拳已经打出。

那一拳真是其疾如风，不要说根本看不清他是如何屈指挥拳的，连他如何扬手出拳的也看不见，只听得“蓬”的一声响，指节骨突起，大得惊人，感觉上像是铁锤一样的拳头，已经重重地抵在阿贵的胸口，几乎在同进发出的，是肋骨断折的清脆的声音。

应该还是阿贵的呼叫声，可是却没有。阿贵根本连发出叫声的机会都没有，他是想叫的，因为他张大了口，可是被拳头重击下折断的肋骨，断骨一定戳进了他的心和声。发出呼声是需要运气吐声的，如果肺时在一刹那之间碎裂了，那里还吐气的呢？所以，他虽然张大了口，却发不出声音来。

他不但张着口，也张大了眼睛，眼珠甚至还缓慢、迟钝地转了一圈才停止了下來。

他那个问题自然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值多少？就是值山虎上校的一拳。

接着，在他的口中鼻孔中、眼睛中，甚至耳朵孔中，鲜血就涌了出来。山虎上校并没有缩回拳头，他的拳头事实上有一部分陷进了阿贵的胸口之中，他似乎很欣赏自己拳头这时所在的位置。

林文义虽然久闻山虎上校的凶名，可是看到了这样的情形，他也不禁吓得血也为之凝结，全身冰凉，想要不再去看阿贵七子流血的可怖的脸面，可是偏偏视线却移不开去。

山虎上校又发出了轰笑声，他终于缩回了拳头来，顺手抓住了阿贵胸前的衣服，一振手臂，阿贵整个人就直飞了出去。

接着，便是一下重物跌落水中的声音，可能会有相当高的水花溅起来，可是林文义却看不到。他看到的是山虎上校瞪着眼在大声问“我们伺候得了这家伙？”

几个人同时回答：“当然能，我们是干什么的？这是我们的本行！”

山虎上校面上的那道疤，由于兴奋而变得通红，看来更是可怖，他一挥手，大声吼吼：“先把它弄走，这是开金矿的工具！”

林文义当时还不知道他这样是什么意思——后来自然知道了——他不敢出来，只求山虎上校那一伙人快点离开。

可是，那一伙人没有离开，山虎上校的轰笑声一直在炮艇上回旋着，不论自那一个角落传入耳中，都是那样令人心悸。

而当林文义感到炮艇在开始缓缓移动时，林文义更是吓得身子不由自主发起抖来”

他们在把炮艇驶出海去！

他没有离开炮艇的机会了，而在炮艇上，他迟早会被发现，想想刚才阿贵的遭遇。林文义怎能不感到摧心裂肝的害怕？

这时候他已隐约感到，自己一生之中的平淡日子快要过去了，他只好祈求，别让山虎上校的那些人发现自己。

他把门关上，那个小空间中一片黑暗，他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感到船身的晃动愈来愈是激烈，而且杂沓的脚步声、人声不断传来，显然是山虎上校和他的手下正在检查和察看这艘炮艇的各个部分。

他不知道自己在这个黑暗的小空间中躲了多久，他在思索关如何才能脱出这个困境，陡然之间，他又听到隆隆巨响，艇身在震动，林文义知道艇上有好几门大炮，这自然是那些人在试炮了。

当炮声陡然响起之际，他整个人都震动着，不由自主，身子撞在门上，把门撞开了一些，他听到炮声之后，是一群人的欢呼

声，也看到了在海面上溅起者高的水柱来。

这时，他心中还天真地想着：山虎上校他们，要这样的一艘炮艇有什么用呢？

当然，他很快就明白了，就在他想把震开了的门再拉上之际，一个魁伟的人影突然出现在门缝之外，凝立着不动。

山虎上校！

林文义在刹那间，伸出去的手变得冰冷。山虎上校在那时候其实并没有发现他，可是，林文虽然海上的海涛声相大大，炮艇本身机器发出的声音也相当联耳，可是，山虎上校要是不能发觉在他身边两公尺之内有人在喘息，他也不成其为凶神恶煞了！山虎上校有着十分敏锐的感觉，即使他在熟睡之中，有人接近他，他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惊醒，立时以最清留的状态应付任何对他不利的情况，这几乎是他猛兽的本能。

几乎是林文义才发出喘息的第一秒钟，山虎上校就已经觉察了！

他使地转过身来，同时后退，盯住了那扇只打开了一道缝的门，这时，正好他两个手下兴冲冲地向他走过来，他立时一摆手，他的手下也全是久经训练、十分机敏的亡命这徒，一看他的手势，立时站定，而且，也立即摆出了准备进攻的姿态，两柄自动步枪已在他们手中，对准了那扇门。

山上上校的脸上现出了一个十分残酷的笑容来，牵动了他脸上的伤疤，看起来，有一种极度残酷的诡异，这是他知道，他已经绝对控制了局面之后的一种惯常的神情，象是一头猎豹、已经扑中了一头羚羊，并且咬住了它的颈子一样。

在这样的情形下，山虎上校会感到一阵快感，一种自己在主宰地位、高高在上的快感。

他甚至没有吸气，就暴喝了一声：“滚出来！”

在林文义听来，那一下暴喝，犹如半空之中，陡然响起了一

下焦雷一样，那是绝对无法抗拒的一项命令，林文义颤栗着，在那一霎音，他全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更来不及考虑被发现的后果如何，在极度震撼之下，他唯一可以做的是：先服从了命令再说……

所以，当山虎上校的暴喝声还震得他耳鼓嗡嗡发响之际，他已经匍匐着，颤抖着，双手据地，用他的身子顶开了门，象一头才给主人鞭打过的狗，喉间发出恐惧的呜咽声，爬了出来。

乍从黑暗的空间中爬出来，再加上心中极度的恐惧，林文义在他那一霎间，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人象是飘浮在半空之中。

他不敢抬起头来，想说些话，可是喉间却象是被堵住了，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他只看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双粗大的皮靴，皮靴正渐渐抬起来，他甚至已可以感到皮靴陡然重重踢中他，他下颚骨因之碎裂而痛苦。在那一雾间，他表现了一个平凡人的卑贱——实在不能怪他，别说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算是英雄豪杰，也不是那么容易在无呆抗拒的强大抛力之前挺起胸膛的。

林文义是一个小人物，在那一霎间，求生的意志、避免痛楚的愿望，交织成了他的行动，他要求饶，他要象狗一样地求饶、乞怜，以求改变即将降临在他身上的噩运。

他现在的经历，是他以前从来也未曾有过的，可是人到了这样的关头，更不必经过什么练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如何才能告饶。

他看到那粗大的皮靴头渐渐接近自己，他发着抖，陡然双手抱住了皮靴，用连他自己也几乎不相信的颤抖的声音，呜咽地、卑下地叫了起来：“饶我！放了我……我是无意的……”

他话没有说完，被他双手抱住了的皮靴在继续向上拍，抵住了他的下颚，令他不由自主始起头来。

山虎上校的身形本来就魁伟异常，这时，林文义又是伏在地

上，向上仰视，所以看起来，山虎上校是真正的凶神恶煞，仿佛是要向他吐上一口口水，就足以令得他窒息而死。

林文义的眼泪和汗水不可控制地一起溢出来，那令得他的视线模糊，山虎上校轰然的语声，简直令他的心要跳出口来！

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他甚至不是很明白山虎上校究竟在说些什么，他完全是处在一种心腿俱裂的情形之下，他只是下意识地知道，上校在问他一些问题，他一一如实回答，惶恐得全身发抖。

山虎上校的靴子一直抵在他的下颌上，他连避一避都不敢，他只感到，在他身边的人愈来愈多，他全身都被一种浓稠的汗液浆胶着。

他觉得自己是一头狗，不，是一只蚁，不论什么人，只要伸手指一擦，他就会在世上消失无踪。

然而，他却又是一个生命，没有一个生命会愿意消失无踪的。

生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生命，在面临生命消失的关头之际，用一切方法保持生命，包括乞怜讨饶在内。

山虎上校忽然轰笑了起来：“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刚才说过什么来？林文义已经一点也不记得了，但是那不要紧，反正他说的话就是他心中要说的，他又用发颤的声音道：“求求你，放过我，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求求你别杀我！”

山虎上校又轰笑了起来，一面笑，一面左顾右盼，他的手下也跟着他笑。在众人的轰笑声中，林文义仍然不断哀求。

他用最卑下、最微贱的语言，乞求对方保留他的生命，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他根本想也不去想到这一点，他是真正感到自己的卑贱——当一个人的生命完全操纵在另一个人的手上之际，那种卑贱之感，自然而然说法会产生，这是普通人的人性，而林文义正是一



个普通人。

山虎上校仍然笑着，笑得真正地显得他心中十分高兴，犹如一个孩子得到了新玩具一样。

这样的比喻或者不狠恰当，但当一个人心中高兴的时候，不论他是凶神恶煞或是一个孩子，都是一样的。

山上虎上校在林文义的不断哀求之下，一面笑着，一面道：“好，那就把我的靴子舐干净。”

皮靴上全是尘、土、泥和说不出的肮脏东西，可是林文义在一听之下，连百分之一秒都没有考虑，反倒象是了一线生机一样地兴奋，立即伸出了舌头来，在靴子上舐着。

本来在轰笑着的所有人，一看到了这种情形，一下子全都静了下来，盯着林文义，为他们看到了一个人，却在做着连狗都不肯做的事而惊诧。

山虎上校也止住了笑声，盯着林文义看。

林文义根本没有注意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时，他脑际所想的只一点：把靴子舐干净，舐得锃亮，就能活命。

他也不知道，他的卑贱的行动来得如此自然和快疾，还真是使他的生命得以保存，如果他在听了山虎上校的话之后，稍为迟疑一下的话，山虎上校纵使暂时还不想杀他，也必然会重重一脚踹向他的下颚，而那种行动，除了是林文义生命的结束之外，不可能再有第二种结果。

山虎上校也有点惊诧，在他的一生之中，在孩童时，也由于他特别的高大和强壮，习惯了以他的强势接受他人的奉承，习惯于把他的强势令他人接受屈辱，可是像眼前那样，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表现了这样绝对的驯服，他却未曾经压过，那令他感到极其快意。

他维持着姿势不动，等到林文义把靴子的面上舐得干干净净之后，他只是略指了始脚，把鞋底向着林文义。